



二人行

路志正



題

洪 黎
林 道
綱 著

著

2002 年 2 月

二人行

路志正題



泰華文學研究會出版

2002年2月

เราจะอยู่ร่วมกัน

《二人行》

We Go Hand in Hand

著 者：黎道綱 洪 林
出 版 者：泰華文學研究會
封面題字：路志正教授
封面設計：洪 林
打字排版：黎道綱
承 印 者：華文電腦印刷兩合公司
規 格：大 32 開本 210x50mm
印 數：1—500 本
書 號：ISBN 974-90581-3-5
定 價：200 銖
出版日期：2002 年 8 月

自序

漫漫人生四十年，正是最最珍貴的四十年人生。我們二人攜手一起走過的這四十年，其中包括了整個人生歷程最為艱苦而又最值得回味的一頁歷史記載。有許許多多的人生事，無論是甜抑或是苦，都不時伴著我們所邁出的每一個腳印，每一步都留下了難以忘懷的人生軌跡。是的，四十年來，我倆經歷了千辛萬苦，終竟尋覓到了人生真諦。我們不曾為五斗米而折腰，也不曾為任何委屈而感到無奈。儘管在那驚天動地的日子裏，雖也曾受到蘭艾同焚的苦楚，但並沒嚇倒我們，恰恰相反，正好鍛煉了我們，使我們更勇于面對現實，面對人生。我倆心中了無憾意，在生活磨煉中，堅強自己，了解自己，正確對待自己，終於雨過天青，一起走過漫漫的四十年。

這“四十年”，于我們二人來說，是很有紀念意義的。當年，我們為了“人生”，為了追求理想，抱著共同願望，毅然踏上征途。那是1955年5月陽光燦爛時，眾多志同者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了，開始了生命中的新起點。

當年，在曼谷一角，我們一群共擁一個文學情的朋友，時時留連在文藝園奮力耕耘。每一個筆耕，都留下一份豪情。這豪情，串起了一幅絢麗無比的人生圖景。於是，我

們執著地為泰華文學，為優秀的中華文化洒下自己一點一滴心血，時時歡快地徜徉在廣闊的方格天地裏，埋首創作，並樂此不疲直到今天。

我與道綱，就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底下相識。我們有共同的願望，也有共同的理想，因此，我們的往來，為我們舖了一條前進的道路。於是，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歷史的見證，今天才有我們二人的四十年。是的，四十年不算太短。然而，值得談的值得回味的太多，因此就產生要出版《二人行》的心願。《二人行》的出版，是為紀念我們二人艱辛走過的“四十年”，是為我們二人一起走過的曲曲折折、滿含辛酸與快樂的這一條人生路。

如今，回首當年，四十年的共同奮鬥，四十年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親手培育出來的兒女，以及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於文學於學術的一點點成績，這就是我們二人一起經營的家的最大收穫了。今天，我們為這個家高興，我們為孩子們的艱苦而健康地成長高興，我們為自己走的人生路高興，因此，我們應該心中無憾。當然，這與我們一貫以來所堅持的做人道德分不開的，“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就是我們為人為事的宗旨。因此，《二人行》作為我們二人在文學道路、人生路上一個腳印，一個生活縮影，一個人生片斷，乃至相隨相伴，共同走過四十年。是的，我們結婚四十週年了，雖無海枯石爛之盟，但在艱辛歲月裏，我們不為困境屈服，而是越發窮當益堅。因此，值此四十週年紀念，于我們具有深遠的意義。我感到慶幸，我們能夠相扶持至今，畢竟是走了那麼漫長的人生道路了，總不

能就那麼無聲無息地讓這段“無邊風月，見天地心以誌之”或者是成敗利鈍之人生道路空白在哪裏罷，因此，我們出版了《二人行》。

1962年至2002年，在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然而，這四十年，卻是我們二人最最珍貴的一段“人生”。其實，我們這一個“四十年”，在我們整个人生歷程來說，既豐富了我們的人生閱歷、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人生觀，也擴大了我們為人的視野，讓我們能夠正確對待生活、人生，尤其是在文學道路上，能夠把握住方向，不致徘徊在文學歧路上。我們在飽嚙人生種種滋味後，使我們更懂得活著的意義，更懂得真理的內涵。是的，我們在四十年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鍛煉，因此，我們活得更堅強，活得更充實。是的，在苦中成長的人，才有可能更好領略人生的真諦，才有可能更好體會犧牲的偉大，愛的偉大。

四十年已過。難道還有一個四十年麼？絕對不會像所有神話裡面的故事一樣，會奇蹟地出現甚麼長壽百歲、永生不滅的神話故事。然而，四十年中，任何風風雨雨都已經歷過。雖然，曾經有過那麼幾回我們在那樣的歷史時期裏，被捲進“革命”漩渦中去，但最終還是風平浪靜的。縱使曾經有過負屈銜冤的日子，哪也只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點綴，我們從未放在心上。畢竟我們走過的人生道路有那麼漫長了，畢竟我們攜手奮鬥已有四十年了，對於這樣一個“四十年”，我們十分珍惜。四十年，在我們彼此心中深處，是一個滿含人生哲理的數字，也是一個永恆的數字。所有的“數字”都是一個個的人生記載，是我們共同擁有

的一切。啊，這一切，真真正正是我們親手積累起來的，我們珍惜這個擁有。《二人行》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個小小部分內容，不是全部。雖小，但也很珍貴。我們會將她留給孩子們作為永恆的一份紀念。我相信，我們的孩子會格外珍惜她。我也相信，我們的孩子也一定會明白他們的父母親所苦心經營的這一切，並從中了解他們的父母親的一生不僅沒有虛度過，而且自始至終光明正大地做人，光明正大地走在人生道路上，從未負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我為人之準則。孩子們一定也會以此作為生活、工作之準則。

在慶祝結婚四十週年的今天，能將這許多年來在文學道路上的點點滴滴收集進《二人行》，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雖然她還是一隻醜小鴨，而不是一隻天鵝，但還是我們心中的所愛，因此我們十分珍惜她的誕生。

謹此，獻給我們的孩子們，獻給我們摯愛的親朋戚友，獻給泰華文學界的朋友。

洪 林

2002 年 2 月 11 日曼谷

自序

在人類社會進入公元紀年第二千年、在國際大氣候起著翻天覆地大變化的日子裏，來回顧人生走過的一個甲子，回顧我們二人攜手共同戰鬥四十週年，有著特殊的意義。

我們二人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出生在人類正義與反正義戰爭爆發的年代，成長在戰火紛飛生活艱苦的年代。我們的童年雖然有過孩子的夢想，更多的卻是血與火，刀與劍的教育。苦難民族的孩子成熟早，我們年紀小小，就把國家的大事、民族的大事、社會的大事裝入腦海。我們閱讀文藝書籍，我們學習寫作，我們追求真理，我們追求公平合理的社會。

五十年代初年的泰國，充滿著進步與反進步的鬥爭，一大群熱情的青年，嚮往著光明，想為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新生作出自己的貢獻。

五十年代席捲東南亞的狂飆召喚下，我們二人一起走上征途。我們學習，再學習，在人生的道路上顛簸前進。我們思考，我們徬徨，我們迷茫，我們終於明白，歷史從來就不是直線前進，相反，歷史會重複其錯誤，因為歷史是人寫成的，而人是會犯錯誤的。

回憶起那最是困難的日子時，我寫了一組詩，這裡選錄二首。

其二

秋風蕭瑟放肆吹，載客拖車向晚回。
稚子前來驚隔世，不眠擁草淚一堆。

其五

挈幼含悲入異鄉，街頭榮立起徬徨。
心存一念不泯滅，身披鎧甲難屈張。
革命須擎前代火，愛國猶握手中槍。
崢嶸歲月堪回首，待訴衷情馬足黃。

四十年來，不管遇到任何困難，我們都能同心同德，互相信賴。先賢有聯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洪林和我，四十年的漫長人生，達到了這樣的令人滿足的境界。

在世界大氣候正在轉變的年代，在東方古老文明正在煥發其青春的日子裏，回顧一起走過的人生道路，真可謂多姿多彩。我們出生在古老民族在存亡邊緣掙扎的年代，成長在炮火紛飛的血腥日子。我們伴隨文明古國摸索人類的前途，跌跌撞撞，鼻青臉腫，在錯誤中吸取教訓，文明古國終於走上陽關大道。

我們感到幸福，終於看到了古老民族的新生，看到了文明古國煥發出青春。這是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換來的成果。

四十年來，我們犧牲，我們追求，如今終於看到前程的光明。我們作了微薄的奉獻，無愧于列宗列祖，無愧于自己。

在這樣偉大的年代裏，在慶祝共同生活四十週年的珍貴日子裏，我們二人出版這本《二人行》，就是一份紀念。這本書不是回憶錄，不是文章選集，而是二人部分文章的合集，以紀念結婚四十週年這樣一個美麗的日子。

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的言行寫成的。

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要為人類為社會做點甚麼，以不虛此行。

我們審視自己，我們可以說問心無愧，我們這一生忠實于自己，忠實于自己的理想，忠實地為民族、為人類、為社會的進步奉獻我們微薄的力量。

黎道綱

2002年7月13日

目 錄

自序	I
自序	V
黃橋舊居	1
再吃楊桃時	4
在放風箏的年齡裏	7
石榴花開時	11
童年，做夢的年齡	13
中秋夜	15
愛	17
啊！一切都充滿了愛	20
戰爭·兒時·新港	24
我所懷念的	32
宋干差庵行	35
又見路老	39
吃烤蕃薯記趣	43
病中日記	46
春節隨想錄	59
一把紅雨傘	64
致尤今	67
匆匆來去說獅城	70

我于微型小說之管見·····	77
午夜醉漢·····	82
今日的火氣·····	84
磨刀人·····	86
五月詩人吟·····	88
五十春秋母親頌·····	91
五十歲月一瞬間·····	96

石宮的啟示·····	107
南詔德化碑·····	113
登岳陽樓·····	118
遊閣世淺·····	122
閣公記游·····	126
走在猛卯土地上·····	135
鵝卵石의聯想·····	139
從他象碼頭到牛車水·····	143
從昆明到新平縣·····	147
巴碩老人·····	151
買布鞋記趣·····	154
暮色蒼茫看大城·····	158
大營街看新佛寺·····	161
到滇南去·····	168
潮州學會議去來·····	172
後記·····	175

黃橋舊居

黃橋舊居，是一棟二層半塗庫厝，這是五、六十年前的屋型，一般都是二層樓的。近鄰左側是川行曼谷區的電車廊，每日清晨可以聽到“噹噹”的電車聲。再走過去，近黃橋溪邊就是黃橋噠叻了。離溪邊不遠，有一所潮光學校，我當年就在這裏入學，開始接受華文教育，是我的啟蒙場所。

我的舊居，在大馬路旁。每日車馬稀疏往來，偶而還可見到馬車之類的，但並不是一條熱鬧街道。屋子的對面，橫著一道電車軌道，上一斜坡，火車就在這裏來回奔馳過。下了斜坡，一條溪水橫躺在那兒，日日穿梭在清溪上的“嫩巧”小船，販賣著形形色色的東西，其中有我喜愛的椰子和蕃薯。那時，我常常蹲在溪邊，挑起又大又香的“香種”蕃薯，然後拿回家放在火爐底下（爐窗）烤，一會兒，那一股香噴噴的“香種味”撲鼻而來。

溪水那邊，正是廣闊無比的民生火柴廠。那一道橫跨溪水的橋，每日做工的人家往返走過，留下了無數的足跡。民生火柴廠的毗鄰，就是全民報社址，我曾在這兒進出過，因為當年我曾是全民報學生版的投稿者，有過那麼幾回，編者約見我，鼓勵我。從全民報再過去，就是黃橋禮拜堂，

再過三、四條橋，有一家黃橋戲院，我常在這兒看電影，當年風靡一時的鄔麗珠俠女電影，在我幼小心靈裏，留下深刻印象。

溪的這一邊，也就是舊居的右側不遠處，也是一個噠叻，叫做“塗糞堆”，比黃橋噠叻更大，這裏是一片廣闊、自由擺賣的場所；每日天濛濛亮時分，就熙攘著來自鄰近的販賣人家，熱鬧非凡。舊居後面，是錯綜交替的小巷，擁擠著各種各樣的小戶人家，其中還摻雜著不少的織布廠，這裏是黃橋有名的工人區，曾被人們稱之為“紅色區”。

舊居，就屹立在這樣的環境裏。舊居的建築面貌，有點像兩合院，前面是二層樓，中間是天井，後面是單層的矮房，連著一片不算太大的露天“後尾”。“後尾”這塊小小天地，種滿了花草，靠牆一邊還種了一棵石榴樹，這是母親悉心栽培的。這棵長得十分茂盛的石榴樹，開了一樹的鮮紅的石榴花，不久挂滿了一樹的、大小不一的綠裏透紅的石榴。花叢中還夾著一些“青草”，也是母親親手種的，有紅竹、虎耳草之類。從小愛小東西的我，還在這片天地裏，從三角路買了幾隻小雞小鴨來養，吱吱喳喳的叫聲，增添了不少生趣。如今，三角路那一排低矮的原來全是飼養小雞小鴨的店鋪，現已所存無幾，大多早已改行，並且也重新改建成樓高四層的商店了，其中棺材店倒不少，大概死人生意好做。

舊居是買賣舊貨的。辛勞的父親和大哥，時時要親自洗瓶樽，因為是小生意，沒有雇請工人之故。當年，幾乎和大水桶一樣高的我，也爭著學洗瓶子，學著父親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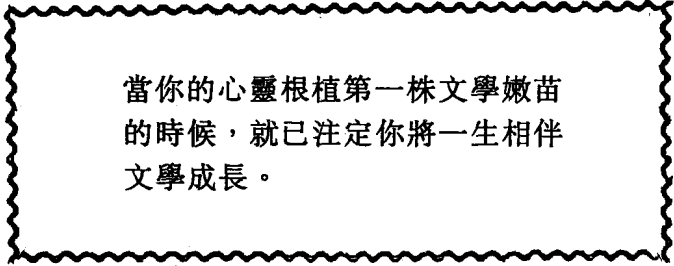
將水裝進瓶裏，用力搖蕩著，似模似樣，頗像一個小“大人”模樣。

總之，黃橋舊居，給我留下了許多有趣而又值得回憶的故事。雖然故事本身不算美不算偉大，但它卻充滿了溫情，充滿了快樂，讓我身心得到健康成長，因為它包含著父母親那一份無微不至的無私的愛。

舊居已在四十年前拆除了。每每路過，尋覓不到舊居昔日的風采，見不到電車，看不到火車，更找不到那一道清溪，連那電車軌道旁的鬱鬱蔥蔥、高大的樹木，都一起埋葬進歷史的長河裏了！

舊居，已成為記憶裏一道難忘的風景線。

2000 年初



當你的心靈根植第一株文學嫩苗
的時候，就已注定你將一生相伴
文學成長。

再吃楊桃時

再吃楊桃時，已是半世紀後的事。

小時，愛吃楊桃。楊桃的特別味道，至今仍未忘懷。那時，還未到十歲罷，常常在家斜對面一條小橋裏的果園單槍匹馬進出，頗有百折不回之概。滿園的鮮果，無論是芒果、椰子、香蕉，還是“尖蒲”、楊桃，都是使我垂涎三尺的東西。時時為吃自己親手摘的香，每每只好充當小猴子，爬上樹，不時還瀟瀟灑灑地倚在橫縱著伸延出去的樹幹上，眼觀八方，挑選鍾意的果實。每回，當楊桃開始漸漸透黃的時候，我就迫不及待爬上楊桃樹了。在風和日麗、葉影飛舞中，我的小手兒總是不在意的，撥弄著團團圍住我的枝葉，心靈手巧的選那又大又綠裏透黃的楊桃，摘下來以手當水，抹抹後就可送進口了。當那特有的楊桃味沁入心脾時，那既酸還甜的味道，真真叫人齒頰留香呢！

果園的主人，只有一位上了年紀的“阿艾”在家。她那慈祥的臉龐，襯托著一雙還清晰的眼睛，時時露出一排紅紅黑黑的、嚼過檳榔的牙齒來，那是吃佬葉留下來的、一種泰人固有嚼佬葉的風俗習慣的色彩，時時流露出她那十分純樸、善良的一面。每回，她見我來，總會伸出一雙勞動後留下粗糙痕跡的手拉住我，親昵地招呼我，然後說

著不太純正的潮州話：“你欲摘么個就去摘。”這句聽慣了的又通俗又親切的話，一傳進耳裏可受用啦！我即時像接到命令般，連跑帶躍地“飛”上樹幹去了！“阿艾”站在樹底下，連連搖頭，帶著常有的笑容走了。眼看她矯健的背影消失在另一角落，我舒了一口氣。這時的我，看著枝繁葉茂的滿樹楊桃，可樂啦！有時，我倚靠在粗壯的幹枝上，仰頭對著碧藍藍的天發呆；有時，數著飄逸不定的雲彩，心中想像著哪一片飄游著的雲朵，哪像狗，哪像一張臉孔。久而久之，我也愛上了無憂無慮的白雲。直到今天，每每外出游山玩水時，晴朗的天空，朵朵悠然而過的白雲，我依然會默默地仰首凝望著那變幻無窮的白雲，往往會一時忘了身在何處。這時，陽光斜斜地從葉縫射過來，開始有點熱氣了。口渴了，摘一摘那既黃還青的楊桃，已顧不得抹一抹，就往嘴裏送。啊，多汁的酸酸甜甜味道，一經入喉，宛如一杯鮮美果汁，可解渴呢！

如一彈指頃，已是近午。抬頭看天，太陽已爬得老高了。那白熾的光芒開始有點灼人，我不得不依依從樹上下來，懶洋洋地坐在樹蔭底下休息片刻，然後抬起竹竿往上一挑，挑選那些色彩分明的成熟了的楊桃。忽忽就裝滿了一籃子，我可滿頭大汗了。這時，“阿艾”斜裏走過來，對著我摘下的楊桃，微笑著點點頭。“阿艾”秤也不秤，隨口說幾個錢就算了數。我提起籃子，連聲“鵲知”（道謝），拖著早已酸麻的雙腿，悠悠的從果園的小路朝回家方向走……。

一晃已幾十年。沒吃楊桃亦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